

阿琴走了

白一帆

几天前 ,我从一个老同事的电话中得悉 ,阿琴突发心脏病 ,已于一个月之前走了。刹那间 ,我惊愕不已 ,内心一阵颤动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迅即拨通了她儿子阿楼的电话询问情况 ,并责怪他怎么没告知我 ,阿楼说手机被小女儿玩时摔坏了 ,一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号码 ,且因时间紧 ,便没有联系我们。

放下电话 ,我心情异常沉重 ,多年来与阿琴及其全家相处的桩桩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阿琴是高楼湖石村人 ,今年62岁。她是我父母及我家里多年前的居家保姆。她的勤劳苦干、淳朴厚道 ,给我们全家上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彼此间的感情 ,已经远超了一般的雇佣关系 ,对于她的突然离世 ,我十分震惊 ,内心如同失去一位亲人般悲伤。

阿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来到我父母家当保姆的。这位来自大山的农家妇女 ,有着山村人特有的勤劳与善良 ,操着浓重的高楼口音 ,虽然平时说话不多 ,干活却十分利索 ,烧菜做饭等家务样样在行 ,把我年迈的父母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细致 ,两位老人很满意。那些年 ,对于她的能干 ,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觉得父母运气好 ,请到了一位让人放心的保姆 ,可以安享晚年。

后来 ,我的老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 ,父亲也轻度中风 ,阿琴一人已很难照顾得过来 ,故请了我的一个表妹和姓郑的阿姨一起来家帮忙 ,阿琴也因为家人需要她 ,离开了我父母家。

几年后 ,因家里需要 ,我们又把阿琴请到了我家。阿琴还是老样子 ,手脚麻利 ,忙前忙后 ,一天到晚不知疲倦。每天清晨 ,她早早起床为全家准备早餐 ,家人吃早点 ,她又去忙别的了 ;每天下午 ,我们下班 ,她已为我们做好了可口的饭菜 ,让人倍感温馨。记得二十年前的五一前后 ,我儿子在上海中山医院做手脚矫正手术 ,阿琴一直在上海照顾了两个多月 ,她整天奔走于医院和旅店 ,不辞辛劳 ,让人难忘。阿琴干家务在行 ,干农活也是好手 ,她还抽空去我家屋后的空地开挖了一片菜园 ,种上了丝瓜、茄子等 ,每天去浇水 ,拔除杂草 ,既给屋后增添了一片绿色 ,又让家人吃上了自产的新鲜果蔬 ,有时吃不完还送亲朋 ,亲朋对她的勤劳能干都交口称赞。

天有不测风云 ,不幸突然降临阿琴家 ,她的老公荣共患上了罕见的病 ,全身无力 ,头脑眩晕 ,久久查不出病因。为

此 ,我借外出的机会 ,带他们夫妇一起去了上海医院 ,也查不出什么病 ,只是带回了一些中药。随着病情的日趋严重 ,他后来被确诊患了帕金森病。人们称这病是 贵族病 ,费用巨大 ,且见效很难。这让阿琴那个本来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陷入了绝境。即便是这样 ,为了赚钱撑起这个贫病交加的家 ,阿琴仍坚持在我家做事 ,我们全家也为她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安。

那几年 ,阿琴的老公及儿女常来我家小住 ,我们总是热情相待 ,两家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为使她的家庭摆脱困境 ,我帮助她儿子阿楼参了军 ,并再三嘱咐他在部队努力上进 ,为家庭分忧。阿楼退伍后 ,我还积极帮他联系安排找工作。

大约在二〇〇五年上半年 ,阿琴因家庭原因 ,离开了我家 ,但我们俩家的感情一直没有断 ,我们互有走动 ,如同亲戚一般。每逢我下乡去高楼 ,如时间允许 ,我总是会去她家 ,看看她及坐在轮椅上的她老公荣共。过年了 ,我惦记着他们 ,会和爱人一起专程去看望 ,带上礼物。时间久了 ,她的邻居也认识我们了 ,远远地就和我们打招呼。而阿琴呢 ,也时时惦记着我们。每逢端午、中秋及春节 ,她总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 ,冬笋、粽子、糯米饼、年糕、鸡鸭还有番薯粉皮等 ,一路辛劳专门送来。特别是其中鲜嫩的粉皮 ,十分可口 ,百吃不厌。阿琴送来的这些土特产 ,已成为我们家多年来不变的享受。我们全家包括年过九旬的岳父母都念着阿琴的好。

去年春节前 ,阿琴意外地没有过来 ,我也牵挂在心。今年四月的一天 ,她又送来了土特产 ,我开车去汽车站接她来家 ,她说因为腿病行走困难 ,我再三叮嘱她好好治疗 ,给她煮了饺子当午饭 ,并给她一点钱聊表心意 ,她便匆匆告辞了。谁知那是我与她的最后一别 ,她就这么匆忙地永远走了。如今 ,她送来的菜干我们还没有吃完 ,睹物思人 ,悲从中来。

这些天 ,我的眼前总是映现着阿琴的形象 ,她出身贫寒 ,勤劳一生 ,厚道善良 ,以自己懦弱的身躯撑起了一个家 ,抚养两个儿女成人 ,因为照顾重病的老公和年幼的孙女 ,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白天还要拖着病腿去打零工赚一点微薄的钱 ,她如同一台干活的机器 ,在长时间超负荷地运转 ;她如同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在默默无闻地耕耘着 ,她没有享过一天清福 ,便走了。

阿琴 ,你累了 ,愿你安歇吧！

觅自己

林冰清

网络上流行一个名词 , 六边形战士 。清介 ,就属这一类型。她专业书法出身 ,一个小女生 ,毛笔字遒劲有力 ,一身儒者风范。与她偶然的一次闲聊中 ,得知她对厨艺也颇有研究。见过她朋友圈发过几道菜肴 ,精致的摆盘 ,每一道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隔着屏幕 ,迫不及待地要大快朵颐一番。很难想象 ,书法与厨艺完全是不相关的两者 ,她居然把玩得相当有趣。

她说 ,大四临毕业时实在迷惘 ,突然有点想让自己慢下来。周围许多人都在准备考研 ,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她自己感觉 ,字已经写到腻了。20岁之前一直喜欢写字 ,到了大四 ,突然间很迷茫 ,不想写 ,不想碰 ,不想写 ,不想碰。偏偏这个节点又很重要 ,要准备考研呢。一句 算了 ,实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慢下来 ,暂歇。

很多年前 ,她买了些厨艺书在看 ,开始自己学做菜。因为不喜酱油醋 ,她口味比较清淡 ,做菜也简单。她觉得 ,书里面的食谱其实很有意思 ,一看就上瘾。做菜 ,没有这些酱油调味 ,这些鲜味物质怎么提取呢？她就在香菇里面提取鲜味 ,在肉末里面提取香味。譬如说 ,香菇加肉末 ,或者是羊肉 ,或者是鱼肉 ,做出来的食物就很鲜美 ,鱼羊鲜嘛。她还和我科普 ,

鱼肉羊肉为什么鲜 ,因为它里面本身富含氨基酸和谷氨酸钠 ,两相结合 ,觉得真有意思 ,好玩儿。看似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清介开始在朴素的生活里另行 造境 ,活出了智者的姿态。

然后她就买了一堆的书 ,家里有一些做菜料理 ,直接用分子计量 ,感觉又有点玄学的意味。跟她的性格有关 ,她又很喜欢 ,一会儿实践 ,一会儿研究 ,沉浸了一段时间。大半年的时间 ,又学了咖啡。咖啡和料理这个东西 ,其实是相通的 ,做咖啡和做菜是一个道理。

她说 ,她在那段迷惘的时间做了个闲人。在食物里 ,她找到了自己的那份宁静 ,让自由和快乐被顶置。快一步 ,慢一拍 ,无所谓节奏怎么样 ,能够在自己热爱的领域过活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于是 ,我率性地想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江湖吧。在时间、人群中奔驰久了 ,在精神尚未耗尽之前 ,想办法停一停 ,如清介一样花点时间做料理 ,做不努力的人。慢下来 ,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 ,是解答也是解脱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修复、弥补那个破洞。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所谓 慢慢地赶快 。

每一次与清介的交谈 ,会有一股微澜涌动。她是一片旷野 ,演绎着无限可能。看似寻觅他人 ,实则觅自己。

走江湖

乔休



腿 ,大步绕场三周 ,开始暖场 ,打套猴拳 ,拳风凌厉 ,煞是好看。全场气氛空前高涨。

本地农民收成还行 ,口袋都会放几块钱。夏则新趁热打铁 ,开始赠药 ,伶牙俐齿 ,贪便宜的人 ,都抽出十块钱 ,抵押在他手上 ,答应散会时还给他们。他仅略施小计 ,便赚到他们的钱 ,而且心服口服 ,感恩戴德。他略略巡视一圈 ,摘下盲公镜 ,一下戳中某个老实疙瘩 :脸上笑嘻嘻的 ,这位看西洋镜的朋友 ,站起来。

我怎么了？对方吓了一大跳 ,傻愣愣地站起 ,环顾四周。大家哄堂大笑 ,都为他被挑中而起哄 ,给他助威。他脸上讪讪的 ,不哭不笑 ,是尴尬。夏则新手指头一下凿到他腰背 :这里 ,这里 ,痛不痛 ,痛不痛？一声比一声高。对方被凿着 ,顿时吓到了 :痛 ,痛 ,很痛的 ,哎哟哎哟。高一声低一声。这里 ,要给 夏神医 点个赞 ,他的确神通广大 ,技艺高超。农民天天下地扛大活 ,面朝黄土背朝天 ,哪个没有腰肌劳损 ,当然一下说中 ,省了里应外合。

夏大叔咔嚓一下 ,擦亮自来火 ,点燃一张火媒纸 ,投入竹拔罐 ,用药水擦一下罐沿 ,伸出大条舌头 ,哗啦舔一圈 ,一下扣在那人腰背后。过个几分钟 ,拔了罐 ,倒出一摊红红血水 ,农民兄弟一下瘫软了 :这是乌紫血吗？怎么吸出这么多乌紫血？

对极了 ,你腰肌劳损相当严重。幸

中秋回眸

潘丽丽



热闹和香气穿过岁月的尘封 ,今天仍扑鼻而来

再稍后 ,我和妹妹出嫁生子 ,有了自己的小家。每年中秋 ,我们带着孩子回到娘家 吃赏月 ,全家老少围坐一桌 ,母亲依然在厨房忙碌进出 ,父亲依然举着筷子 ,把最肥的青蟹最好的鸭腿逐一夹到儿女们的碗里。下一代的欢声笑语 ,让父母慈祥的眼神里洋溢着满足和幸福 ,而我们在父母身边 ,又变回可以任性可以撒娇的小女孩。只是不经意间 ,我发现父母的鬓角已多了几许触目的白发。那一瞥 ,让欢乐中的我们多了些感伤和惆怅。

再稍后 ,父母退休了 ,勤劳的父亲在飞云南岸江边包了个螞蟥场。螞蟥场两面环江 ,堤坝围绕 ,春天桃红柳绿 ,秋天蟹肥虾美 ,还有鸭鸡成群 ,瓜果飘香。于是每年中秋 ,成了儿孙们心心念念的盛大节日。中秋节当天 ,举家团聚 ,欢呼的孩子们跟在外公、爷爷身后 ,举起小网捞虾 ,拉起蟹笼倒鱼虾青蟹 ,身后鸡飞狗跳 ,阳光普照 ,金色的阳光里那副老少爷乐的剪影与身后的飞云江融为一体 ,是那么和谐美丽。晚上溶溶的月色里 ,我们在螞蟥场小院子里喝酒谈天 ,皓月当空 ,星辉点点 ,清风徐来 ,远处飞云江大桥灯火璀璨 ,汽车如流 ,近旁蛙声阵阵 ,小孩们笑声朗朗 ,其乐融融的画面 ,让人

亏碰到我 ,及时吸掉瘀血。夏则新撕开膏药 ,放在酒精灯头蒸一下 ,双手挤兑膏药 ,把膏体挤匀 ,啪地贴在那人腰背 ,这是我祖传膏药 ,今天你运气大好 ,碰到我们巡回医疗 ,是你三世修来的福气。你放心 ,药到病除 ,明天起床 ,又是铁骨铮铮一条硬汉子 ,稻谷担他三百斤。

那人战战兢兢颤颤巍巍 ,被家人扶着 ,整个人面条一样软掉 ,怎么那么好时 ,看个热闹 ,看出满身病来 ,平时都好好的 ,如今这也疼 ,那也痛。但万分庆幸 ,今天遇到贵人。全家一再鞠躬作揖 ,千恩万谢 ,扶他回去。叔叔被我缠不过 ,道出实情。在拔罐前 ,夏用来擦拭罐口边沿的 ,是一种药水 ,起化学反应倒出来 ,就是乌紫血的样子。

三只奶、夏则新、吴阿碎 ,把几个客户带回客栈。他们在病家腰背拍拍打打 ,快速拔罐吸血。桌子上 ,一溜摆开十四张小纸片 ,吴阿碎用塑料小勺 ,从各个塑料袋里 ,勺出药粉 ,包成十四包药粉。一周用量 ,拿了十块二十块钱 ,客气地搭着肩膀送出门。

每次走过不同城乡 ,住进客栈 ,不一会儿 ,就有人过来敲门。我叔站起来 ,和他们捏个手 ,边搭腔 ,边到桌边 ,摸起大茶壶 ,往粗碗里倒上墨水汁似的粗茶。大家倚桌边坐下 ,满口行话。交流最多的 ,有这么几个关键词。伏子 ,指介绍信 ,出门做生意 ,需要介绍信 ,盖公章。没有介绍信 ,寸步难行。公安、打办 ,查得很紧。在郑州我们就被撵到桥洞里。

口勤 ,赚钱的意思。老公 ,指公安。大兴 ,是指自我感觉良好 ,比如 ,这个人大兴相。听久了 ,我也略懂一二。

慢慢人多起来 ,一起做几票大的 ,又分道扬镳各自散了开去。这种松散型群体 ,时分时合。分久则合 ,合久必分。没有电话手机 ,没有网络微信 ,江湖人身上天生有密码。赚了钱 ,就是吃吃喝喝。在旗儿店喝着酒 ,隔壁桌的人 ,伸耳朵过来听几句 ,就端酒杯凑过来。三言两语一交流 ,跑回去一手拎包 ,一手端菜过来 ,猜拳行令 ,厮混在一起。大家性格各异 ,却都能吸盘鱼似的贴上来。几个菜 ,就喝得醉醺醺的。斗归斗 ,喝归喝 ,在我叔调停下 ,很快称兄道弟 ,打成一片喝成一片 ,哥俩好啊 ,五魁首啊。

一时间竟忘了今夕何夕。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 ,但这幅美丽的画面仍镌刻在岁月的深处 ,历久弥新。

年年中秋 ,亲情如酒 ,年年今夜 ,月华如练。

然而 ,父亲在2016年陪伴我们过完中秋节后不久 ,就溘然离世了。以后的日子里 ,母亲还会在每个中秋节把儿女们召集在身边 ,在家里或者楼下的小饭馆里 ,依然是炒粉干、炖老鸭 ,依然是温馨的家的味道。直到去年中秋节前夕 ,母亲任凭我撕心裂肺地呼唤 ,去和天上的父亲团聚了。从此 ,我的人生只剩归途。

转眼 ,又快到中秋。时间如水般静静地流淌 ,它沉淀了岁月里所有的思念和美好 ,在这一天汇积成河。记得前几年儿子曾在我的微信后面留言 妈妈有一颗少女心。是的 ,在爱我的父母跟前 ,即使我两鬓染霜 ,也依然可以做一个快乐、任性的女孩子。感恩父母 ,感恩亲情。

站在节日的岸边 ,翘首回望 ,我发现所有的岁月欢乐 ,所有的珍馐佳肴 ,都拜父母所赐 ,都和父母有关。亲情像坛酒 ,在每一个月圆的日子被父母倾情勾出 ;亲情是长在心里的一棵树 ,根须早已扎入每一个毛孔 ,每一根血管。即使走遍天涯 ,阅尽沧桑 ,这份温暖将伴随终生。

今夜月白 ,思念无边